

潞安府志卷三十一

藝文續編三

明制勅

太祖諭四輔官杜敦等制

昔有莘之耕者爲政社稷永安傅巖之野者在朝君仁
民康斯二賢疊出故殷商致君六百年之大業是賢者
雖處同出異其忠君濟民之道一然朕政未施訪近臣
而求士召爾等來朝命爲四輔之官兼太子賓客位列
公卿都府之次必欲均調四時德合天人卿等慎之同
安盛世故茲勅諭

又諭四輔官杜敦等制

四輔官謹聽再制諭卿等等亦重任朕與卿等民生係焉可不重乎且卿等作爲庶民命輔政以掌民命出類拔萃以顯父母豈不交慶於戲慎哉二儀之敬事理無乖心常格神言常履道故茲再諭想宜知悉

又諭四輔官李祐龔敦杜敦吳源趙民望制

古以三公四輔論道經邦理陰陽順四時然當是時間有陽順陰乖陰順陽戾者有之是由道理而使然也且任三公職四輔非數人不居凡數人使居是任豈不善惡半之善雖格天惡能違帝是故人事不齊天亦如之

而應此其所以陰陽駁雜也當陰陽駁雜之時所理者三公四輔冢宰旣多各無司定節制期其時而究將問誰假使上帝以一賢之善不能班駁其時則惡人偷光飾已又小人效之所以班駁其時雖在上帝不得不如是也其天道人事疾如影響爲此也朕今設四輔恐上帝艱分善惡累時叙之不常特以四季均職於四輔又以上中下三旬各司之設若上帝福善禍淫易爲殃著所司者比之渾殺豈不利哉特以四季所司明述於後以驗雨暘時若也

春三月 李祐司春季三月皆中旬十日

龔敦司春季三月皆下旬十日

夏三月 杜敦司夏季二月皆上旬十日

吳源司夏季三月皆中旬十日

趙民望夏季三月皆下旬十日

英宗勅山西太原府潞州壺關縣民郭麟楊慶路
俊王代昇王英牛聚良王仕享閭節路慶黎城縣
民常鎡韓瞻楊得苗張才

國家施仁養民爲首爾能出米一千一十餘石用助賑
濟有司以聞朕用嘉之今特賜勅獎諭勞以羊酒旌爲
義民仍免本戶雜泛差役五年尙允蹈忠厚表勵鄉俗

用副朝廷褒嘉之意欽哉故敕正統六年正月初四日
按麟等出粟石助賑人各賜救其詞
同錄之以見前代鼓舞義民之法

憲宗勅楊奇往陝西督軍餉制

勅戶部署郎中事員外郎楊奇今因陝西甘涼地方西
賊擁衆犯邊欲動調京營及鄰邊軍馬住勦合用糧草
宜預先整備特命爾前去會同彼處巡撫都御史督同
陝西河南坐委布按二司官員及陝西都布按三司掌
印官將各處解去并中納糧銀兩引鹽查勘用兵地方
糧草缺乏去處量爲增價以收買引鹽量爲減價隨
時中賣彼堡有餘則運給此堡遠營不足則借輸近營

或將銀兩斟酌坐派米價頓平地方選委府州縣的當
官員給與腳價分收雜買運心緊急倉場上納務依爾
本部原擬數目主兵之外可發客兵一年支用至於放
支之際本色折色亦要照本部所擬酌量主兵客兵調
守權宜不可執泥妄費錢糧其餘糴買一應事宜聽爾
與彼處巡撫等官從長計議便宜區處軍衛有司敢有
怠職慢事失悞公給除方面並知府奏請定奪其餘聽
爾輕則量情責罰重則拏送所在問刑衙門究治爾須
持廉秉公盡心經理務要糧草充實饋餉不乏斯稱委
任如或處置乖方失悞邊儲責有所歸事完之日仍將

整理過糧料草束數目明白具奏以憑查考故敕

世宗勅諭南京兵部尙書劉龍

嘉靖十二年六月初一日

朕惟南京國家根本重地而機務重托非歷練老成奚堪委任今特命爾不妨部事參贊魏國公徐鵬舉等守備機務整飭兵備固守城池操練兵馬撫安人民但遇賊寇生發隨即調兵相機勦捕毋令滋蔓凡一應軍民事務利有當興弊有當革者悉聽爾同守備內外官員計議停當而行其管軍營匠等官并各大小頭目人等若有科擾剋害私自役口下人致妨操練及工作等事者爾卽禁約清理如法敢有故違者輕則量情懲治重

則奏聞區處朕以爾才識老成特茲委任爾當益竭忠誠持廉秉公正已率人務仰予安民安以副委用如或處置乖方偏執悞事責有所歸爾其欽承朕命勉之慎之故諭

世宗勅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夔

嘉靖十七年五月十九日

今命爾巡撫保定等六府地方兼提督紫荊等關操練軍馬修理城池撫安軍民禁革奸弊其各衛府軍餘民壯仍照原委責任提調操練東西二路選委能幹官員遇有強寇設法擒捕務令盡絕一應稅糧及屯田預備等倉尤須加意積蓄一帶關隘墩臺嚴督守備等官剴

削修築但要完固毋令私役軍士缺人防守馬匹器械等事悉在綜理仍禁人砍伐山木毋致道路疎通倘關外有警卽分遣該管官員撫安居民毋致驚疑達官舍餘尤宜責令本管官員安輯撫諭毋令糾合爲非一切保障事宜聽爾便宜處置守備等官悉聽節制所屬官員廉能幹濟者量加旌獎貪酷不才者從公黜罰軍民人等詞訟卽與受理軍職及文職五品以上有犯奏聞區處其餘就便拏問或發巡按御史究治權豪勢要之人侵占民田兜攬糧草阻撓軍務者依法處治事有應與巡關巡按及巡撫順天等府官計議者公同商確而

行爾爲憲臣受茲委任尤當持廉秉公振肅風紀必使官吏畏威軍民懷惠關隘器同威武振揚庶副委任如違責有所歸爾其勉之慎之故諭

神宗諭遼東巡撫鮑希顏勅

皇帝勅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鮑希顏今特命爾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訓練兵馬整飭邊防聽理詞訟區畫糧儲督理海防禁革一切奸弊撫安軍民務使軍威振舉糧餉充足衣甲鮮明器械鋒利城堡墩臺邊牆無不完固禁約管軍頭目不許科擾尅害及隱匿私役違者輕則量情懲治重則叅奏拏問有警同與總兵官調

度官軍相機戰守其餘一應邊務聽爾便宜從事與總兵官從長計議而行分守副總兵叅遊守備等官悉聽節制其屯田等事務須查照部議著實舉行爾受茲委任宜持廉秉公正已率下輯和將士虛心籌畫以寧地方毋或縱肆怠忽及偏執誤事自取罪責爾其勉之慎之故諭萬歷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

奏疏

請平潞州議

張孚敬

臣昨承聖諭欲掣回潞州討賊之兵更易巡撫官著用心設法撫勦或待其自定夫更易巡撫官設法撫勦仰

見聖謨之所在矣如擲回兵馬或待其自定非愚慮所能及者臣昨因同官臣一清具疏所見既同已附名回奏矣及退思省益加悚懼夫自古帝王雖神武不殺未有不誅天下之亂賊者也亂賊不誅未有能安天下之民者也孟子稱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我皇上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以大振中興之業此其機也夫朝廷紀綱本不失也而失之有漸祖宗國勢本不弱也而弱之有由昔唐吳元濟反於淮西憲宗命諸將討之元濟求救於逆黨王承宗李師道二人數上表請赦元濟不從已而王師無功乃遣中

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度還言淮西必可取知制誥韓愈
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
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爾李師
道夜遣賊徒擊殺度不得或請罷度官以安賊黨憲宗
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
人足破二賊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
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憲
宗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已而高霞寓戰敗中
外駭愕宰相入見爭勸罷丘憲宗曰勝敗兵家之常豈
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於是獨用裴度之言言罷兵

者亦稍息矣諸將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敝民至有以驢耕者憲宗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憲宗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憲宗悅度將行言於憲宗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憲宗爲之流涕已而淮西果平李師道憂懼不知所爲遣使奉表獻沂密海三州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旣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

度爲書遣之承宗懼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臣
竊惟唐之有吳元濟不啻今日之有陳卿也裴度謂淮
西腹心之疾不可不除猶今日潞城爲京輔近地不可
容亂賊所據也其謂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淮西爲高
下猶今日各處強獷之徒或視潞城爲高下也其謂朝
廷業已討之不可中止猶今日朝廷出兵討賊已有成
命不可中止也彼謂師老財竭欲請罷兵猶今日之有
欲爲罷兵之言而今日廷臣則未聞爲此言者柏耆以
策說承宗而使之歸命猶今日用李克已之說也唐則
元惡就擒柏耆藉天威以收餘黨今日乃不仗兵力而

欲使一介書生行其說於太愍其不知事勢也甚矣臣
嘗謂李克已之策縱使有濟亦非帝王萬全之道蓋堂
堂天朝不與問罪之師而乃使小夫爲鬼蜮以制亂賊
豈爲謀之善哉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臣
愚不知古也第朝廷紀綱不可不惜國威不可不振往
者大同之變朝廷姑息竟莫之懲至今強獷不逞者動
以藉口今潞城之亂又不問罪惟務招撫則小人之不
逞者又以藉口國典不明盜風滋長臣實憂之切惟今
之潞城一隅之地而當三省之全力其破敗亦有可立
而待者倘蒙聖斷駐兵征勦平此一方則威行於緣邊

風聞於天下而無敢有不逞者猶王承宗李師道之歸
命於憲宗也或以廣西可撫而潞城獨不可撫何也夫
興師問罪猶用藥治病隨便而通之也廣西夷寇未嘗
抗拒官兵且元惡已殲其下人可以撫納潞城中國之
寇魁首尙在殺官軍三四十員屠戮生靈無算誠不可
不誅此其所以異也夫裴度以獨見而成平淮西之謀
憲宗以獨斷而成平淮西之功臣之知能萬不逮度而
區區愚衷所以爲國盡謀者竊願効焉伏惟皇上允文
允武之德邁古帝王又非唐憲宗可比夫豈斷有不足
者哉必不然矣韓愈爲平淮西碑詩曰淮蔡爲亂天子